

# 广东五十年散文精选

广东省作家协会 编

执行主编 杨羽仪 陈剑晖

广东教育出版社

广  
东  
省  
作  
家  
协  
会  
编

# 广东五十年散文精选

执行主编／杨羽仪  
陈剑晖

广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五十年散文精选/杨羽仪 陈剑晖执行主编.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12

ISBN 7-5406-5317-5

I. 广... II. ①杨... ②陈...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910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 51007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南海市桂城叠南)

890 毫米×1240 毫米 32 开本 21.5 印张 534 000 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ISBN 7-5406-5317-5/I·93

定价: 5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 020-83796440

# 序

杨羽仪

2003年，是广东省作家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借此机会，由我和陈剑晖教授充当执行主编，代表广东省作家协会编选五十年的广东散文精选，仅以此书奉献给我会五十周年的纪念日，衷心祝愿我会长寿，并预祝我会在新纪元中，培育出更多文学精品，培育出更多的文化名人和散文大家，祝我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为人民而创作中一步一步走向辉煌，并写下不朽篇章。

## (一)

五十年，刚好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会的散文家走过了不平凡的年代，前三十年可谓风雨年华，后二十多年可谓黄金岁月。所以，我们有意把《广东五十年散文精选》分为两部分，1953年5月至1979年12月发表的为第一部分；1980年1月至2003年5月发表的为第二部分，精选的作品大体可窥见岁月的痕迹。

文学，是岁月的镜子，是时代的镜子。散文，更是岁月和时代的明镜。入选第一部分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前辈、导师，他们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里，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心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部沧桑史。由于受到严重的身心摧

残和侮辱，作家们不堪受辱，有的萌发轻生之念，有的跳楼自尽（幸而获救），有的被摧残至死，有的含冤数十年，待到风烛残年才获恢复名誉。那年代，过分强调作家的思想改造，甚至要求作家忘却创作，专心改造，脱胎换骨。我想，忘却自己是个作家，心中不想创作的事儿，还叫作家吗！另外，那条极左的路线，对作家的创作不但戴上了沉重的思想枷锁，而且把创作陷入了思想的荒原，创作的坟墓。因此，这个时代难出精品，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所酿造的全民族的大灾难，使文学家园简直成了一片空白，这是多么深重的罪孽，多么深重的灾难！

不过，尽管如此，作家们出自自己的良心和责任，不负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依然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其中也不乏精品。只是，或多或少地带着那个时代的虚饰和政治烙印，比如错误地歌颂终被人民淘汰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的作品，就是其中一例。尽管这些作品出自名家之笔，且在当时很有影响，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回避”，说得坦率一点，就是淘汰那些歌颂错误路线的名作。

历史慢慢地窒息它的真理，但又在可怕的补赎苦行中，匆匆使真理复苏。

第二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改革开放后的二十三年的作品。文学不再是被禁锢的产物，文学不再成为错误路线的传声筒。思想的解放，带来了文学的新的希望，新的涌动，新的潮流，新的境界，文学甚至成为人们思想解放的先声。这个时代，广东的散文界，老一辈散文家率先写出许多批判“文革”、批判极左路线的散文，人们对奴隶思想的批判，对专制、独裁的批判，对愚昧、落后的批判；人们对独立思考的赞扬，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对科学和文明的追求，都不同程度地蕴含在散文中。与此同时，新一代散文家的崛起，给广东散文增添了许多亮色，他们年轻，思想更易解放，更少一点瞻前顾后，更多一点勇往直前；更少一点因循守旧，更多一点脱颖而出。人们开始重视在社会与自然中的大“我”前提下，散文的独特个性，独特见解，独特境界，重视自我的表现，重视在大“我”之下

的个人情感，尊重人的个性，人的尊严。散文，应十分重视对生活的思考，而不是对生活照相式的素描。正如英国作家卡莱尔在他的《诗人英雄》中说：“思想，一切之中最真实的劳动，最高的善，难道它不是痛苦之产物？犹如诞生于黑色旋风之中；——实际上，真实的努力，好比奴隶为自身的自由而战：那就是思想。”散文家，应该首先是思想家。

二十三年来，广东散文是繁荣的，新老散文家都颇为勤奋，出现在全国有影响的散文八家、十家，完全不是凑数。远的不说，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名散文研究家、博导林非先生主编，有全国几十名中文系教授任编委所编的《中国当代散文大系》，广东入选人数有十六人，而同一作家被选五篇的也有五人之多（全国作家中被选五篇的约有三十余人，广东占六分之一）可说得上散文的强省之一了。

## (二)

我们编选这部散文集，除了重视其思想性外，同样珍视散文的艺术性，珍视散文的各种流派和风格。

散文这怪物，最能体现作者的个性，它可以含蓄地表现作者的各种思想，更可以直抒胸臆，它是一种最“自我”的文学载体。因此，它更能显示作家的独特的审美情愫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自古以来，岭南除了越族的土著外，大多是中原辗转而来，定居岭南的。粤北的梅岭有座梅关，梅关下有一条古道，古道旁有一条珠玑巷，它记录了一部博大的南迁血泪史。不论是燕赵之士，还是秦晋之女；不论是楚湘之风，还是江浙之采，多从这条古道经过，在珠玑巷歇息，然后进入岭南。他们依然带着故土的浓情。不过，岭南这片土地包容性历来很大。广东有座名山叫罗浮山，那里有出名的道家圣地冲虚观，也有佛家圣地华首台，同时，山上还有大理学家湛若水讲学的书院，多种学派共存于一山，所以，罗浮山之大气，不但在高矣，峻矣，极

矣，博矣，雄矣，赫矣，壮矣，惑矣，而在于它的容纳性。林则徐公有句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罗浮之大气，固然是容纳着“四十八峰”，容纳着萧萧万木，容纳着三十六泉；同时也容纳着历史上十八个寺观，容纳着历史上无数的文化名人，他们的学说、流派、风格、个性、经历、气质、学识各异，却都能相继在罗浮或隐或现，或浓或淡地生存，以至大气独成。所以，岭南散文受着浓重的粤地民俗和风气的影响，应该有较强的容纳性。因此，我们编选这部散文集，力图体现多种艺术风格是无疑的。纵观入选的作者，不难看出，新旧客家一族风起云涌。这也许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另外，在艺术表现上，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多样性。含蓄的，鲜明的，大气的，婉约的，白描的，华美的……只要写得有血有肉，或重哲理，或重感情，或重悟道，或重诗性，或对生活和历史具有穿透力，我们都视之为珍珠。

在这部散文精选中，因跨度有五十年之久，故以广东散文名家为主，即使有不少名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作品应是不朽的。同时，也有不少后起之秀，他们的思想清新，表现手法也不落窠臼，艺术风格也多变，虽然稍有稚嫩之气，却也值得珍视。

散文，需要阅历，需要学识，需要个性，需要气质，散文更需要闪闪发亮的思想。哲人说：写诗，要求一个人具有特殊的天赋，不然，一个人就得具有某些疯癫劲头。我看散文则不然，散文需要冷静，需要思考，需要养气，汲天地之大气，聚人间之正气，这是散文的本源。散文美高于自然。因为散文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岁月，曾给散文带来苦难，假如我们的勇气和欲望都肆无忌惮，直至现在，散文还会“唆使”那些蠢汉，使生活陷入沸腾。即使如此，我们何必把散文埋怨？如今，散文冷静下来了，那是因它的感情，它的哲理，它的悟性和它的诗性融合在一起，不然，何以绝代佳色，超越时空。

## 目 录

## 序

杨羽仪 (1)

## 第一部分

(1953年5月—1979年12月)

王 曼：丽日红宫	(1)
仇智杰：短简寄深情	(6)
韦 轩：一丛鸡冠花	(10)
龙 奇：风筝	(13)
杜 埃：红堡垒	(17)
黄谷柳：廖五的家书	(29)
陆国松：罗岗香雪为春来	(34)
萧 殷：严寒的夜晚	(37)
陈残云：老挝姑娘	(45)
陈残云：异国乡情	(50)
杨 石：爱竹	(63)
杨 群：海内存知己	(67)
杨 奇：和韬奋相处的日子	(73)
杨 嘉：华侨之家	(77)
欧阳山：红陵旭日赞	(82)
欧阳翎：大东山散记	(84)
易 征：花尾渡	(92)
林 遗：撑渡阿婷	(97)

张 绰：南国花市早占春	(101)
周 敏：花期	(104)
郁 茹：登临	(108)
贺 青：种子赞	(117)
贺 朗：仙鞭赞	(122)
秦 牧：土地	(127)
秦 牧：社稷坛抒情	(133)
陶 铸：松树的风格	(139)
陶 萍：陵园春秋	(142)
容希英：碉楼	(149)
黄向青：椰风海韵	(153)
黄廷杰：潮汕巾帼赋	(157)
黄伟宗：渔家姐妹	(161)
黄 茵：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	(166)
章 明：买书有感	(170)
曾敏之：文传碧海千秋业	(174)
曾 炜：海珠桥抒怀	(183)
韩北屏：金字塔的启示	(188)
韩 萌：蜗牛	(193)

## 第二部分

(1980年1月—2003年5月)

丁仁仲：母亲	(195)
于 逢：观《岸》有感	(199)
马 莉：蝙蝠在雷声响彻的夜晚出没	(201)
韦 丘：篱竹火把	(205)
邓慕尧：感受凤凰	(212)
左 夫：闽南观石	(221)

艾 云：广州是什么	(225)
东方莎莎：跪在妈妈像前	(229)
关振东：和平公园凭吊	(232)
向 明：丹桔颂	(237)
刘 宁：画眉鸟	(241)
刘小玲：盲丐	(245)
刘学强：常到老东门走走	(250)
刘斯奋：梅花，一个古老的故事	(254)
卢锡铭：世外没有桃源	(259)
王术福：中秋感赋	(262)
司马玉常：别了，柳叶飞刀	(266)
华 嘉：忆新波	(271)
岑 桑：残雪断想	(275)
岑 桑：船骸	(278)
吕 约：丽娃河	(283)
吕 雷：诗的长江，梦的三峡	(288)
苏 晨：灼见	(293)
苏 晨：田黄	(297)
安文江：“清洁工”巴金	(304)
杨干华：珠江水记	(308)
杨文丰：北风	(313)
杨羽仪：彭加木，您在哪里	(316)
杨羽仪：龙穴岛絮语	(321)
杨光治：紫禁城情思	(325)
杨创基：苏曼殊和调筝女	(332)
杨黎光：走不出外婆的目光	(336)
何卓琼：飘零弟子与道骨仙风	(339)
李士非：亲情	(345)
李兰妮：起名儿	(351)

李存修：卢梭铜像前的思索	(354)
李春晓：最后的玫瑰	(358)
李泽光：信来信往	(360)
李皓冰：牙痕	(364)
杜渐坤：落叶	(369)
吴有恒：汀茫君	(371)
吴志强：海上生明月	(377)
吴曼华：丽江秋雨	(380)
沈仁康：吴旗行	(384)
郑心伶：梦游三峡	(388)
郑集思：“大国”新加坡	(392)
金岱：我生命中的日月	(400)
明 明：遥远的丽江	(408)
张 茵：永远的红苹果	(414)
张宇航：贺兰山，阿拉山	(417)
张振金：双溪畅想曲	(421)
张俊彪：太阳醒了	(425)
张跃虎：篱的挽歌	(429)
柳 嘉：野性的林	(432)
陈焕展：鸽绣图	(435)
陈志红：文化的细节	(441)
陈国凯：刮目看“副刊”	(445)
陈惠琼：西关写意	(449)
陈剑晖：大漠意象	(456)
陈俊年：“样板”笑泪录	(460)
林 墉：韩江雨韵	(464)
林继宗：孟春里的思索	(476)
范若丁：纸上罗曼斯	(479)
范若丁：沈从文的不尽乡思	(486)

罗莉萍：善待生灵	(491)
莲子：致女儿的越洋书简	(496)
柯汉林：期待着黄昏的来临	(507)
周彦文：骆驼，古老的行吟诗人	(510)
周伟励：我从南方来	(514)
紫风：忘年交 长者情	(517)
梁凤莲：记住东北的方法	(521)
梁晓霞：苍生父母	(525)
晓非：时间三题	(529)
商河：雪	(538)
高凯明：看望红嫂	(541)
饶芃子：告别父亲	(546)
符启文：威尼斯船夫曲	(550)
黄天源：文学，我生命中的阳光	(554)
黄国钦：烟雨潮州	(558)
黄秋耘：雾失楼台	(563)
黄秋耘：丁香花下	(572)
黄倩娜：情圣仓央嘉措	(576)
程贤章：致雅加达	(580)
曾明了：孤独的神鹰	(583)
蔡玉明：终极之爱	(588)
谢有顺：身体伦理的变迁	(593)
谢连波：察仔	(599)
谢望新：好想当面叫一声：父亲	(602)
曾维浩：追赶狗獾的人们	(616)
野曼：为孩子起名	(623)
筱敏：捕蝶者	(628)
筱敏：俄罗斯诗篇（三章）	(633)
雷铎：云游八方赋	(642)

- 詹谷丰：将军柳 (646)  
董建伟：白云深处 (651)  
熊光炯：那一只明眸 (655)  
熊育群：某个片断及其记录 (658)  
萧建国：多情湘女 (662)  
廖红球：斗牛 (666)  
戴胜德：深圳涛声 (670)

王曼（1928—），原名王文敏，广东海丰人，曾任花城出版社社长，作家。

## 丽日红宫

王 曼

红宫，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摇篮。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学唱“咚呀咚，田仔骂田公，田公着厝食白米，田仔耕田耕到死……”的歌谣，就听到红宫的名字。记得有一次，我跟祖父去县城，祖父哪里也不去，却带我来到一个叫做红场的大广场，那里有许多人正在打篮球。祖父只是绕着毗邻广场的一座庙宇式的破旧房子打转，看他的眼神，似在默默地沉思。我看打球心切，便不耐烦起来：“走吧，老看这房子做什么！”祖父瞪了我一眼，一下子严肃起来，认真地说：“不，这不是一般房子，这是红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就在那里宣布建立的！”

听祖父这么一说，我立即打消了去看打球的念头，却催着祖父带我进宫去看看，可那里正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一个机关占据着，进去不得。我很惋惜。祖父似安慰又像预言地说：“走吧，总有一天我们要进去的。”

打那以后，祖父常常给我讲红宫的故事，红宫的形象也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上，在我的记忆中闪光。在革命征途中，每想起红宫，想起建立红宫的彭湃烈士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事迹，我便无比激动，也使我增添了前进的力量。解放以后，一有回乡的机会，我总是要去瞻仰红宫，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从中又得到了新的鼓舞。

可是，有一个时期，红宫却被冷落了。林彪、“四人帮”把它作为“罪证”，来污蔑彭湃烈士，把它封闭了，连名字也被改了，这证明这帮反革命是多么害怕它。我听到这令人发指的消息，心中是多么气愤呵！但我坚信浮云是不能蔽日的。果然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开了满天乌云，光明又回到了海丰，红宫又重新放出了光彩。消息传来，我无比兴奋，多么想插翼飞回故乡，去瞻仰红宫呵！

现在，我终于踏上回乡之路。下午三时，班车到达红城车站，我连旅店也未进，就直奔红宫而去。

红宫原来是明朝时留下的一座古庙。它那灿然的色彩，却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1927年11月，彭湃烈士和他的亲密战友林道文等领导了海、陆丰两县工农群众起义，夺取了政权，就在这古庙里举行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大会还通过一项决议，把这个会址稍加改造，刷上红色，定名红宫。从此，“红宫”这金光闪耀的名字，就在人民中间飞传。

2 仰望雄伟、庄严、壮丽的红宫，仿佛我眼前又矗立着那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巨大的身影。1922年，在那漫漫长夜，彭湃辞去了海丰县教育局长之职，脱下西装，深入农村，以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气魄，组织起我国第一个农会小组，唤起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推翻地主阶级，成立农会，建立武装，去夺取政权。海陆丰人民在彭湃同志领导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土地革命失败后，白军、反动民团四出围剿，烧毁村庄，捕杀革命群众，海陆丰地面，刹时烈焰冲天，血流遍地，无数革命者被屠杀，无数农舍被焚毁。从1928年到1929年，单海丰一县被杀害的革命人民就达三万之多。红宫也被改了名字，还把墙上、柱上和门屏上的红色全都擦掉了，把宫里的各种设置也毁了。可是，海丰人民却把红宫这光辉的名字，深深刻印在心坎上，代代相传。

虽然是阔别二十年了，可红宫在1957年（庆祝海陆丰苏维埃三十周年）那次修缮一新的容貌，我却依然记得清清楚楚。红宫分前后两个宫殿。后殿是个大厅，正是当年海陆丰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

会址，在那里按照当年的格局，摆设了代表们坐过的一排排长凳，厅的正中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四壁贴着“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会场庄严肃穆。两殿之间隔着个大天井，东西两个厢房是革命文物陈列室。在这些浸透着先烈血汗的文物中，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彭湃烈士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从信里，我看到了烈士一颗献给党和人民的赤诚的心，默默念着信里感人的字句，我不禁落下了热泪。如今，我又回到了红宫的身旁。这次同上次不同。红宫是在遭受林彪和“四人帮”践踏后，又重新修缮一新的。我的心情也跟上次不完全一样。上一次，我是完全沉浸在欢乐之中，而这次，我欣喜之余，却又添上了对林彪和“四人帮”的仇恨。我真无法想象，林彪、“四人帮”对红宫的破坏，竟像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宫廷前石脚的牌楼拆掉了，红色围墙拆毁了，屋脊上双龙抢珠、双凤朝牡丹的陶瓷彩画也毁了，圆柱上的红色，门屏上的红漆和雕花上的金釉也都擦掉了，一律涂上白粉，这正跟国民党反动派时期涂的颜色一模一样。

我伫立在二十一年前站过的拱桥上，环顾红宫那重新砌立起来的牌楼：那堵新修的宛如红绸带似的围墙，那刚漆过的红彤彤的圆柱和门屏，我才真正理解了，这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走进东西厢房陈列室，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在这里看到了那血迹斑斑的农会会员证，赤卫队员的血衣，弹痕累累的战旗，弯曲了的尖串和红缨枪，还有土枪和土炮。这是一批无价之宝。它记录了我们的先烈是怎样以大无畏的精神去跟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它也告诉我们后一辈，伟大的祖国是怎样走过来的。但是，这批无价之宝能保存到今天，又是多么不容易呵！在红宫遭到践踏的时候，它们被禁锢了，而且有的已散失，有的被窃走。看着眼前这一切，我忽然想起了彭湃烈士那份遗书的下落，它是否还留在这个宝库之中？

这封遗书是烈士临刑前夕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烈士 1929 年 8

月 24 日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囚于上海龙华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8 月 31 日，烈士又一次受刑后被抬回牢房，他苏醒过来，忍受着刺心的伤痛，席地而坐，正准备给党中央写信。一位同情革命的狱卒慌张跑来，带来蒋介石已下令杀害他的消息。难友闻讯悲痛欲绝，而他却泰然自若地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你们要坚持斗争到底，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说完，他挥笔疾书，向党中央写完了这封壮怀激烈的信。

烈士从容就义了。这封信却照出了那颗晶莹透亮的红心。二十一年前，我读过这封信，曾给烈士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品德，感动得热泪盈眶，如今，我是多么渴望能再读到它，再一次接受烈士的教诲。

我沿着洁静的玻璃橱窗，轻轻地走着，审视着每一件革命文物。在东厢房陈列室里，我终于看到了那封烈士的遗书。我肃立在遗书跟前，凝视着信中的字迹，在心中默默地朗诵着：“冠生暨家中老少：我等此次被白（注：指受叛徒白歆所害）害，已是无法挽救……我现在精神甚好，兄弟们，不要为弟等的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念着，念着，我的热泪又一次沿着腮边流淌。

烈士的遗书为什么要遭禁锢？红宫为什么要遭拆毁？起初，我百思不解，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红宫是彭湃烈士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珍贵财富，而遗书则是真理的见证。林彪、“四人帮”阴谋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造谣玷污烈士英名，如果不把烈士的遗书禁锢起来，不把红宫拆毁，他们的谎言不就要被戳穿，妖雾不是要散了吗？富有斗争经验的海丰人民，奋不顾身地起来维护烈士英名，保护红宫不让拆毁，但林彪、“四人帮”这班坏蛋却制造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把烈士的儿子彭洪杀死了，把烈士的侄儿彭科砍头示众，还把一些起来捍卫烈士英名和红宫的工农兵群众也杀戮了。海丰人民的鲜血又一次染红了红城！

忽然间，霹雳一声，天空的乌云散了，太阳出来了。林贼葬身温都尔汗，“四人帮”也被打倒了。红宫解放了，红宫胜利了，红宫又